

时光如轴，女子似画。
画卷铺开，一切的黎明，才有了朝霞。

千年有梦，天涯有她。
绮梦春醒，浩繁的史册，便奏响琴声。

琴声起处，是怎样的女子，“衣食我民真众母，千秋报赛奏弦歌”，令后人褒赞如斯？琴声扬时，是怎样的女子，“浩气腾腾毓在姑，千秋不愧此方壶”，让名士击节叹赏？琴声和来，又是怎样的女子，“粉面白怕遭尘土浣，此心惟有老天知”，为史册红袖添香……

谁说女子不如男！千百年来的海南沃土，书不尽的巾帼之骄。其间，不仅有冼夫人、黄道婆、宋氏三姐妹等灿若星辰，还有众多的奇女子，生如夏花，在历史的巷陌中，次第竞放。



吴官友画的儋州《春梦婆》。



海口涌潭村九娘出征的壁画。

海南古代奇女子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

张岳崧孙媳、清代才女许小韫画像。

隐于乡野“春梦婆”

她是谁？不闻达于朝，偏居儋耳，却令苏东坡醍醐灌顶；她是谁？未留名于史，乡野村妇，却频频出现在后人的诗词戏曲中……《嘉靖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把人们的视野，带入了北宋文豪谪居儋耳的时光。

志载，被贬天涯的苏东坡曾在田间遇到一位老婆婆，“家居儋城之东，年七十余。”苏公随口问了一句世事如何？老人家回答说就像春梦一般。苏公又问究竟怎样，老婆婆称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春梦罢了。苏东坡颇有同感，称赞对方为“春梦婆”，并留有诗句“投梳喜有东邻女，换扇还逢春梦婆。”或许此时，一代文豪才更能领会到自己之前写下的两阙词意吧。一阙把盏北望，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”；一阙怀古抒情，“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”。

天涯奇女子，悠悠隐于野。

苏文之后，儋耳春梦婆不仅为众诗人争相吟咏，如金末元初的元好问所作“神仙不到秋风客，富贵空悲春梦婆”、清代赵翼所题“而今总作浮沤看，付与人间春梦婆”等；其故事还成了诸多戏剧的题材，像明朝的《苏子瞻春梦记》、清朝的《春梦婆传奇》和《换扇巧逢春梦婆》等。

在《换扇巧逢春梦婆》中，苏东坡本是天界神仙，一朝失足，流落人间。混元蝶母奉菩萨法旨，化身为春梦婆，携四个女儿下界游春，点化东坡：“你寻哪条路？你寻下海的路，还是朝天的路？”随后句句紧逼：“如今你的翰林学士呢？”（答：罢了）“你的杭州太守呢？”（答：改调了）“你从前挣的科名呢？拿来我看。”（答：只是个虚名）“原来是虚名。且问你的文章呢？你的政事呢？这自然是实在的了，如今何在？怎不拿来长久受用？”（答：不必说起，彼一时，此一时了）“原来如此。你那许多本事，到今来，流落天涯，广无可靠。内翰（即翰林）呀，你当初富贵，不是一场春梦

来！”

的确，“繁华人世有枯荣，谁向坡翁道俗情。半亩生涯嗟事业，一场春梦悟功名。”如此大彻大悟、清尘脱俗，隐于琼崖的春梦婆，在世人眼中，怎能不翛然而来、翛然而往，沾着些许仙气呢。

智勇双全“海南娘”

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人自迷。马蹄至此空归去，不是花迷是酒迷。”这是一位怎样的女子，竟使得元朝乾宁安抚司的陈副都元帅，施压碰壁后，留下这般的唏嘘？

“少有姿色多智谋”“值末寇乱，能驭众人守境，乡人赖时控制……”这是一位怎样的女子，竟引得与邱濬、海瑞、张岳崧并称“海南四绝”的明朝同知王佐，为其传流芳？

翻开史册，惊鸿自现。

元朝末年，兵荒马乱，才智过人的琼山黎兵千户蔡克宪长女蔡九娘，在父亡弟幼的情况下，“亲统父兵，俟弟之壮”，勇批戎装，保境安民，演绎了一出海南的“花木兰”。

当时，一位大权在握的陈副都元帅因仰慕九娘的风采，心生不轨，并选了一个傍晚突然带兵来访，“意在相染，不然即作恶”。九娘猜到了他的来意后，“即设宴席，亲行酒肴”，并频频让侍女助兴劝酒。陈副帅“欢甚，沉醉”。而他所带的兵丁，也“人人乐饮，醉去不觉。”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，九娘的兵马已逐渐集结。陈副帅知其不可亵渎，只好带兵快速离开，并惆怅地留下了前文诗句。

之后没多久，贼寇陈子瑚纵兵作乱，并攻陷了乾宁安抚司，占领了府城重地，控制了不少乡村。面对贼寇围村，九娘临危不惧，组织大家“备捍御具，且敌且守”。贼寇久攻不下，便抛出甜言蜜语，以图生擒九娘。而蔡九娘为了乡亲的安危，毅然诀别乡亲，称贼人打下郡城不守而来，是为了她，“岂可以我一身而令众乡人尽死？我死则祸息”，慷慨捐躯。

问世间义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纵观海南历史，纬武经文、忠肝义胆的奇女子，亦层现迭出呢。

“我们在石码头上靠岸，举目不见城镇，也不见任何道路的迹象。沿着一条几乎被青藤和灌木纠结阻塞的小路登上山崖，过了一座方塔后不久，就进入了这座古雅小巧的老城的西门。小城方圆不到一英里，呈椭圆形……”这是清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澄迈老城给法国传教士香便文留下的印象。

仅从这段描述，我们便不难想象，这座自隋大业三年（607年）至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间，一直作为澄迈治所的城镇，曾是如何的易守难攻。而历史上，也正是从这座小城里，走出了威名赫赫的王二娘。

《宋史》载，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，朝廷“诏三十六峒都统王氏女袭封宜人”，即任命澄迈女子、黎族首领王二娘承袭母亲的“宜人”封号。王二娘母女才略如何？宋人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中有较为详细的讲述。称王二娘为当地黎族首领，善用人、能服众，琼州官府的各项政策经她传达布置后，即可得以落实。而且在其任职其间，境内安定有序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其实，二娘的家族累世立功边陲，其母黄氏曾于绍兴年间，因统领黎峒有功，于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获封宜人；其女儿吴氏，也于嘉定九年（1216年）袭职，任三十六峒统领职事……

一门三女杰，天涯共传奇！

不栉进士看琼州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巍巍烈烈作一场”，如此豪迈的诗篇，竟是咏自天涯娇娥；“闲时一觉庄周梦，赵绣陶诗足自娱”，这般洒脱的文字，居然出于海南红颜。

女子有才更有德。穿越历史的时空，冯银、邱唐氏、林淑温、黎瑜娘、苏微香、吴小姑、许小韫……一个个灵魂中溢着诗情的女子，便弹起流淌

的月光，让一串串美丽中泛着情思的佳句，合奏出天籁之音。

同一轮明月下，吟出千古绝唱。同为明朝才女，同居琼山，林淑温正赏菊明志：“月朗霜明色共赏，冰肌玉质影难移”；黎瑜娘则闺阁思极：“举头见月人何在，步未移时泪已涟”；苏微香亦望月低吟：“悠悠万事回头别，勘叹人生不如月，月轮无古亦无今，至今常照丁香结”。

不同的时空，孤寂的红颜。明朝大家闺秀琼山人冯银，倚窗有诗：“凋荣何限人间事，独倚幽窗数过禽”；清代探花张岳崧孙媳许小韫，定安轻叹：“独倚栏杆无一事，闲将蚱蜢饲巴哥”。而远嫁他乡的清



府城琼台福地的石栏上，刻有琼山历代名人。图为冯银像。

朝琼山人吴小姑则含泪思乡：“家乡别，家乡别，回首望琼台。烟树微茫山一发，思亲不忘泪流腮”……

家乡忆，最忆是相欢。歌舞图前，明文渊阁大学士邱濬的夫人唐氏乐在其中：“时人莫道是无声，仙声不入凡人耳”；端午佳节，冯银河边争观龙舟：“棹起浪花飞作雪，竿飏旗彩集如云”；刺桐花开，吴小姑“望晴空，天半朱霞，疑将堕赤城赤。嬉游每逐裙裾队，共踏遍红尘陌”……

春风已暖，月又圆缺。这些女子，在田野里歌唱，田野便花团锦簇；在史册中挥毫，史册便诗意盎然。这样的奇女子知多少？想来，该是数不胜数的。仅以元朝为例，一个元帅府的侍女“青梅”，就“通词翰，善歌舞，声色并丽”，令时居天涯、后来改元登基的图帖睦尔心生爱慕呢。■